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十七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

十七

陸雲

一

與兄平原書

三十八首
中多託脫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蓆具寒夏被七枚介情
如吳情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
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批剔齒織

絃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滂手衣卧籠
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
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
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
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
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
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
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

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

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婕妤

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矣 枚一作牀歧一作欵

又省曹公集誤接二螺作一篇今正之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

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令送二螺

唐段公路北戶錄

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籤一箇今以送兄雲

臺賦序云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
事巡行鄴宮三臺案以上諸書其時與兄者

又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取多子之義祝曰九子之墨成
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邊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
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啟

集接今送為一篇
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
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
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
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間在
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

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
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
復及以此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
啟

又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
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
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

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答少明
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
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
謹啟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
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
自還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

烈未得有吳說桓帝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為
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
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
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
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
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

啟

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
氏頌游僊詩惟歲暮賦耳

又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意
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
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
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
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
賦中何如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踴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
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選揮旅而星
羅及至景凌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紫員轉因瀨蓋旋
若疾流之繞駭沈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
以夕降武飛廉而朝典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
澄陪俊臣於彫輅列名僚于後來猛將起而虎嘯高
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按此
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
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
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
或是陣法如率然邪當以此附書後併呈平原後人
混寫耳又以頃日極匆匆一段附前書為一爾乃以
下別作一篇俱屬錯互聊從舊刻項日本自為書亦
有訛
脫

又

頃日極匆匆病一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諧又
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
不備具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
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
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
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

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
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
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
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

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啟

陸士衡集述思賦
文賦羽扇賦歎逝

賦漏刻賦並載今
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
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使雲
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
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
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說事而
已又當復屬文於引使當書前銘耳謹啟

機集有漢高
帝功臣頌丞

相箴而不
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竝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當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示伯聲兄弟

又

此與前集
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
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
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
為關雎之見微謹啟

雲集無
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絮而不取悅澤嘗憶
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

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慙不多不當減九悲

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

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啟

機天才秀逸辭

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子惠其多按雲此書欲令小省又書云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其微旨頗合篇中論文往

往稱張公者華也

父子一作文子誤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
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
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

此言為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曾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為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為。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為。益。之。謹啟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
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
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
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九辯
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頌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
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為
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當送九
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聞便
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啟

又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

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昔與獻彥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為思昔所識文乃

視兄作誅又令結使說昔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
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啟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
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刊及此信今
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
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
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為故此息意文

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為以解愁作灑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自困苦灑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任一弘不呼作工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慙如兄所誨亦殊

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
流雲意亦謂為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
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
亦殊未以為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暇願兄勅所遣
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
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雲作文如兄
所論已過所望况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
怖也謹啟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啟情言深至述
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
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
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
越爾揚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
懼交集祖德頌無大鍊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
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

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灑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詞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灑故自是高手謹啟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

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
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
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
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
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
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
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
客語可為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

有答極謹啟

又

尺牘節為
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勅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
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為佳
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
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
但本少情而頗能作記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
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

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為致其義深自謂佳
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
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
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
言雲前後所作謹啟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
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豈有謂之不善

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徃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為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

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敬長誅意當聞與兄合雲久絕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教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聞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徃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
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
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兄乃有
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今所作
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為
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彼見人讚叙
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盡識少交當

具項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
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
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

卷謹啟

彼見以下
疑別一篇

又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
卷可令欽求謹啟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
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不可
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
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
不易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
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
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為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
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

但恐胸中成疹爾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
之自損胃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
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
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為乃倉卒退還猶復多
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
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此一篇至

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為可存錄不諸詩未
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
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為存耳兄園
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惟為彼一語
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己身先此
篇詩了不復昉彷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為佳謹
啟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至
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因人見
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毒此雨
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為易得
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聞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
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棄耳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衰揚祖考為

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
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
之為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賊消
息愁憤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信耳尋得李
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送聞人又有
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所言謹啟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為驃騎司馬

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叅軍此開復失之
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啟

又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
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
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
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
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

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
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啟

君苗即前
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
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
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
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瀚不真玄
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殊自委

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
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為損益今定下云靈旆電揮因
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景猷有
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
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
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定

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啟

又

雲再拜稽紹周弼並處事不直免詔甚切甚念之悚息
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沼中書散騎並缺是其
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啟

又

雲再拜頌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
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

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
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啟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
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
勞後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
紙又惡恨不精謹啟

選注答兄書高門
降銜修庭樹蓬

太常府薦張瞻書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
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
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
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
混禮樂將庸君侯應厯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
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慮
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
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
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

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褐
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律屢遷縉紳
之士具懷儻恨方今太清闕宇四門啟籥玄綱括地天
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
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
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
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
饗上帝之祀矣

器慮晉書作器思褐衣
作緇衣清廟一作清朝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思
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叙人倫大司李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
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歛

又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春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側

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司骨肉憑賴之懷疑
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實
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風自
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叙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

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歎思復
未遠庶免悔吝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見前蔡
洪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况
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
是用釋筆歸於神要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希

少情問闕替中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比
辱慰誨銜抱豐春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書不

以備

隆敦上有脫誤

又 季鷹以下疑
別自一篇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
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瘳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
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
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

未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

今更繼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沈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懽察風

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至實近聞
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迫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弗究蚤爾
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
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歎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
揚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
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為美器今為土斷品還此郡前

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遠土彝倫多失
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遠永昌
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安東
周浚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
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功長
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願重
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

目郭訥字敬言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機薦之

與楊彥明書

彥明會稽人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在再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憤固不多行

矣愛德往來相聞

彥先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

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
耳順之年行復為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厭秋風
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
幾時各瀕永鬪良會每闌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

所悉

柯生至未
厭有脫誤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路
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不淹
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栖往者悲歎豈惟一人少明

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為資然今恨恨當行
行復有宜耳

又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為怛然行向衰衰篤疾來
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為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感
耳想勤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間來體中亦恒少
賴日爾匆匆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剋情之戀想
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遂遠愬真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恨然一時名士惟當有此君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清才

俊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
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為邑囹黨
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
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若思戴淵
望之卞壺

又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

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嗟近
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春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
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汎愛在我尤弘每銜思戀
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時情傷往
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並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也
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繫思愈深亡靈
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憶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奈
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兄故
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徒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水

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
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猥絕筆餘哀
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今姿可惜舉言及此
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土之邦寶鍾俊哲太伯清風遜世立德龍蜿

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希高蹤越於先民盛
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響馳聲沈淪漂流優遊上國
聆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偃昭烈於
孔堂伍員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為不
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來誨
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狄或在邊
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
所守明裂昔苦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歸丘壟華門

閨窻之人敢晞天望之驥至於紹季札之遐蹤結鬲肝
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勲於朝野所謂闕管以瞻
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剗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壯
其烈兼詠其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育其
神遊步八索之林逍遙德化之圃豈如某者牽曳瓌瓌
世道通明俊又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嶮之山逸

景之迹永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輪束帛爨爨排金
風於大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烈垂榮祚乎祖
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
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
為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見未嘗不以
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

想令遠分好已為綢固彥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
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
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蕩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
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

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
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及亦
為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
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為之光輔巨仁在此華亭之
望以大人為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
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怛賢弟永暉蚤喪俊德酷痛甚痛
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暉奄忽遇此
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裂當
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
首

又

永暉茂德遠量一時秀生竒蹤瑋寶灼灑凌羣光國隆
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退遊假樂此世
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
懷如割奈何奈何豈况至性何可為心臨書鯁塞投筆
傷情

又

永暉素自彊健當
別一篇陸集為一

與永暉相得便結願好契濶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

終如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
何圖忽爾便成永隔衷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
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淚霑襟
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
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
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地痛心
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

期哀至悲裂不知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奈何
日朝蚤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
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及當可
為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
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替與大君分義歎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蚤世遠聞計問若喪四體拊心痛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往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歔

並陸士龍集

車永

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聞因王弘季有書恠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

使為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固然老人及
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
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愛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
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向章人
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蠅害人聞此消息倍
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為愁憤足下可具示土
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
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恹悵何可爾耶輒為
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
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
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
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
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釵成雲下釵成雨既浸既

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
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具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
季冬之月牧事既畢嚴霜墮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
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堙密網彌山放鷹走犬
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
樂也若乃斷過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鱸
鮪赤尾鰓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鰠鮓炙鯊鮓炙石首臠
鯊蟹真東海之俊味餽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

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
尊至貴前臨終南還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
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
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
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
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

不遽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啟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

一陸雲白

越地形記夏靖與車茂弘論鄮書其蟬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意踴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懼怵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

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復多車

永白

附士
龍集

陸喜

字恭仲吳吏部尚書瑄子雲從兄
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為散騎常侍

自叙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叙桓譚詠新叙而作新論余不自
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
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
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西州清論較論格品篇

吳平喜作西州高論借論諸葛孔明以行其書

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

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
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
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
年啟寤矣

並晉書

鄭曼季

答陸雲鴛鴦詩序

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
顯登得朝而弟中漸娑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

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乃肯垂
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懽云爾

答陸雲蘭林詩序

蘭林歡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明光茂遭時暫否
福德衡門顧我慙懃屢辱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刊

答陸雲南山詩序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門修道以養和棄物以存神
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宿詩

人嘉與此賢當年相遇又屢獲德音情歡心至故作是詩焉

蔡洪

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至松滋令此下並吳

與刺史周浚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劉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

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年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

栢幽夜之逸充也

蔡洪集錄

世說云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

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年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允陸士衡士龍
之閣凡此諸君以椽筆為鉏耰以

紙札為閣

以閣

為閣

以義理為豐年以論議為

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五經為繒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惟悞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
廣宅劉孝標注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
以下疑益之

虞聿

字世龍會稽餘姚人胡于
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
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

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斗之有蓋也
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
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
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
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含以為長短也 晉書

與族子察書

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抽
引人物務在幽隱時王岐難聳以

高士所達必合秀
異聳書與族子察

世之取士曾不招耒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

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會稽典錄

楊泉

處士楊泉集二卷載隋經籍志
馬總意林注望國楊泉字德淵

蠶賦序

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為蠶賦

金樓子
太平御覽

楚蘭陵荀
況已有蠶賦

墓祭議

太平御覽題
曰請辭未詳

古不墓祭葬於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乎明
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

于廟墓漢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上盥水進菓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贍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乎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乎草莽哉

五湖賦序

余觀夫五湖而察其雲物皇哉大矣以為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

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蹟疏川導滯之
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妄不才述而
賦之

朱則

會稽相

上書

詔拜泉郎中

揚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 晉錄

王鈐

送兩足虎文

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牛虎博令王鈐為文

曰

殷殷白虎觀豐荆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王隱
晉書

兩足虎文

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
蟲之孽識者為其文言兆亂也

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

晉書

張悛

字士然英國人
太子中庶子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元康中悛
為吳令謝

詢撰詔
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

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
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晉祀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
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恭興疾顛禮
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
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
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

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
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
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
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
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
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
破董卓于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
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

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
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
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劉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莖蘆

永以為常 文選

張翰

字季鷹吳人齊王問辟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遂命駕歸

詩序

永康之末疾苦痿瘵故人頗候之常以閒靜為事著詩一首分句改紙各有 闕

西晉文紀卷十七